

玫贵

【热词溯源】

每年在情人节前后,玫瑰都贵得离谱,也使得很多年轻人望“玫”止步,玫瑰演变成了“玫贵”。以北京为例,2012年,平常3元、5元人民币一枝的红玫瑰,到情人节前两天涨到8元、10元,而情人节当天则卖15元、20元左右。每年情人节期间玫瑰的高价格行情大约会持续到2月18日左右。

【特别阐释】

情人节变成“情人劫”,那打劫的“凶器”便是“玫贵”。我在情人节见到一件真事:出地铁站的扶梯上,前面一持玫瑰的姑娘不住地责怪后面站立的男孩,说“别人都是10块你怎么买的是15啊”。话语逐渐激烈,出地铁站,两人竟互不理睬,各自而去。微博上还见到一幅照片,拍的是排队购高价玫瑰的场面,微博题目是“狗日的情人节”。呵呵,一边骂着,一边买着,这该多么纠结啊。一个美好的日子,被物质绑架就变了味。再想想,多少好东西就是这样变味的。

轻移民

【热词溯源】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中心城市的房价高居不下,付出同样的总价在中心城区只能买到一套很小的房子,而在距离远一点的郊区却可以买到更大更舒适的房子,许多人为了追求更好的质量,宁愿花多一点交通时间,用相同的房价住更大一点的房子,从而形成了一股“轻移民”的风潮。

【特别阐释】

从中心城区搬到郊外的“轻移民”,其实一点儿也不“轻”。房子固然大了些面积,可想想那每日要花去两三个小时在路途上的奔波和几乎要变成照片的拥挤,还不如在城区蜷曲着过活。所以有很多人逃离北上广,回到二三线城市,那或许才是“轻移民”;但这也毕竟也是“移民”,好似一棵树连根拔起,移植到另外一个坑里,必然伴随对老地方的不舍和新地方的迷茫。再想到移民他国的真移民,是不是就真的一路高歌?

工漂族

【热词溯源】

三年时间,七个城市,十份工作,如此“漂泊不定”的打工经历,并不是普通人想要的生活,却是眼下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无奈选择。由此而衍生的“工漂族”,实际上是一个极不安定且无归宿感的劳动力群体。“工漂族”的产生,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

【特别阐释】

浮在空中谓之“飘”,浮于水面谓之“漂”。初学识字的孩童,常常弄错这两个字。其实他们还真有相通之处,都“无根”,随遇而安。打工一族从农村到城市,可算是“飘”;在城市工作却极不安定,即为“漂”。都是动荡的人生。但他们毕竟不会再回到乡村了,他们在城市工作,城市以什么东西能让他们扎根而居,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期盼,更是他们的权利。

半裸婚

【热词溯源】

半裸婚,从“裸婚”中衍生的一个新词。“半裸婚”是有条件的“裸婚”,以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情感作为保障,男朋友可以没有房子,但必须拥有稳定的收入,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还要有一些积蓄。

【特别阐释】

“裸婚”也好,半裸婚也罢,都是高房价时代逼出来的。看看周围,有房的人越来越少,买房越来越难,又怕成剩女,不裸婚又能如何?所以,与其说是“爱情至上”的标榜,不如说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而“半裸婚”,是在清醒的认识之上,对未来多了一份期许——立足现实又怀有未来,好事。



玉皇大帝和如来佛哪个大?

日前举行的复旦大学首届“望道计划”自主招生面试(苏浙沪地区)中,有考官提问“玉皇大帝和如来佛哪个大”。4名复旦面试官解释说:“如果有考生在面试中对问题提出质疑,且言之有理,会给他加分。拥有批判精神的孩子,会让我们眼前一亮。”

支持

杨国栋:出题者是想通过这个题目考查学生对释道两教的了解和相关中国历史知识。一道问题考查多方面的知识,也是自主招生考试命题的一大特色。要是平时没有足够多的阅读,这问题还真是不好答。当然,以上答案只是笔者个人的推理,究竟对不对还得看复旦公布的标准答案。也许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毕竟这两位都是神话人物,只要能自圆其说,都能得分。

潮白: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祖哪个大一类的问题,无疑能够发散考生的思维。正是因此,复旦需把考官掌握“学生可以说这个问题不成问题,甚至可以反问专家”原则事先广而告之,苟如是,考场上思维肆意纵横,该是何等喜人的场面?可惜,现在别说考生,连我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人,也应是廖冰兄先生的名作《破埕》:即便束缚解开,也还是那副“塑”成的蜷缩模样。

峨嵋吹雪:教授的意思是,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打掉你辛辛苦苦背诵的那些标准答案。先来一记当头棒喝,把你当地打傻。这道题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随便你答。你说谁大都行,也可以回答不好比较。但是你必须说理由,能够言之成理,出口成章。他考的是你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逻辑思考能力、创造能力,等等。

反对

王福重:这种神经病题目,想考查考生的什么呢?大?什么大?体重?身高?啊,也许说的是谁官大,那我说还是如来佛大。如来佛是出经的,管思想的,不干具体事的,玉帝是个干活的。

陈云发:面试中问出“玉皇大帝和如来佛哪个大”的愚蠢问题,这不是在诱导学生钻牛角尖吗?这样的考试,它的导向究竟要把学生引向何方?从今年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实践来看,学生不仅要参加6月份举行的全国统考,而且事先要参加各重点高校的“自主考”和面试,这不是在加重学生的考试负担吗?

李振忠:人们应当从这个问题的提出做一分析:问题提出的语境是,一位来自江苏的考生,面试现场介绍自己的家乡在连云港花果山,老师便问他西游记看过没有,并问了“玉皇大帝和如来佛哪个更大”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有其随机性和随意性。而这样的随机性和随意性又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否则就是一种天马行空。假设考生反问这位提出问题的教授,教授恐怕也不太可能很有条理性地给出唯一的答案,而只能给出一个或然的答案或者给出一个框架式答案,因为这样的问题不可能有固定单一的答案。而或然的判断、或然的答案不是不可以尝试,而是应当控制在一定范畴之内,否则就不叫面试,而是叫学术探讨。

据《南方日报》、《西安晚报》等媒体

博辣图



▶ @2012 预兆跟踪:今年的情人节临时取消,数学证明如下。
▶ @时尚热门馆:当你有5台苹果电脑,却没有桌子的时候……



好帖

清朝为何也有“炒房热”

http://csw2010.blog.sohu.com/203619937.html

要在大清国炒房,各地租界是最好的战场。

各种一夜暴富的故事,刺激着全国人民——确切地说,是全世界人民的神经:一名叫做雷米的法国商人,1849年以475元在上海租界内购买了2.385亩土地,均价每亩191元,到1856年时,法租界召开第一次“地主”大会进行估价,每亩均价达到868元,增长了4倍多;1848年为建跑马厅,外商们圈地81.744亩,每亩均价为83000文,到1854年跑马总会股东将该地切分出让时,最低价为每亩171万文,增值20倍,而最高价为每亩543万文,增值66倍;上海地王徐润在1885年被迫抛售

的房地产,当时价值300万两,而过了21年后(1909年),其市价高达2000万两白银,足足翻了6倍多。

如此卓越的市场表现,并非老外们哄抬,而要归功于租界的特殊地位。

界内所签发的“道契”——房地产权证,让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地契原来也可以如此精确地标明地块的界限,并且不需要什么保甲、中证人等一大堆环节。更关键的,洋人们除了依法收取税金之外,居然会动不动就搞摊派,或者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强拆。

“道契”一诞生就成为上海滩的“硬通货”,丝毫不亚于

金条,“几乎和别国金融市场里的第一流票据或者证券差不多,成为上海金融市场上数量最大而流通最易的信用工具。”(章乃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

附着了“洋大人”权威的“道契”,在租界内构筑了一块法制的高地,这令租界内外的华人业主们也纷纷响应,请求将自己的地契更换成“道契”。而法制的高地,就是资本的洼地,何况,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大清国,只有租界内可以提供相当和平、稳定、而且法制化的空间。每到动乱,大清国的精英们就批量涌进租界,这构成了租界内房地产的“刚性需求”和维持房价坚挺

的伟哥。

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房地产市场,仅仅租赁就可获得高达30%至40%的利润。为此,英国商人们不惜联合起来,推翻了租界当局要求“华洋分治”的政策,看在钱的面上实现了种族和谐。房地产迅速成为租界内的支柱产业。到1901年时,英国人在上海投资的1亿美元中,60%都投向了房地产。

租界内的房地产奇迹,基本上与资金无关,与技术无关,而与政治有关:它所享受的,是法制与维护稳定带来的巨大红利……(有删节)

□雪珥(摘自搜狐博客)